

# 楊小邪發威

## 續集

第三集

臥龍生著



團結出版社

# 杨小邪发威续集

卧龙生 著

(三)

团 结 出 版 社

## 第三十一章 母子相逢

蒙蒙谷中，来报到的，除了武林九大门派掌门亲自出马，率领门下一批武功高强的弟子之外，所有江湖中的各门各派、有头有脸的成名人物，全都来啦！

总之，凡是接到“生死帖”的，没有一个敢蹊班的。该到的都到了，不该来的也来了，更有不少凑热闹的、吃太饱的不速之客。

俗语说啊：没有三分三，不敢上梁山。

要没有，大概也不敢到蒙蒙谷来赴死吧？

眼见昆仑派败了两阵，飞云道长受重伤，一脸瘪样的被扶回去。“九指剑客”邵安正蠢蠢欲动，想亲自下海接下一阵，不料一老一少已拼了命地跑到前面，居然还抢起了生意来。

一统帮主被杜小帅的“心匕”所伤，这种机会那里找，邵安便怂恿法禅大师，发动各大门派的人手，趁机一举干掉“一统帮”。

但老和尚顾到自己是一代宗师的身份，而且少林派一向是武林的大哥大，可不能明目张胆的干这种丢脸事！要嘛，也得偷偷地干！

况且“一统帮”在场的也有好几百人，各大门派一发动，他们又不是肉呆，会按兵不动，伸长了脖子让人家砍啊？

这一来，“大车拚”就干定了，可不知要伤多少人！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见到这种场面会夭寿的，所以不想插手。

两位掌门人正在那里沟通，受了伤的杜小帅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紧握“心匕”再度扑向一统帮主，真想一家伙干掉他，让他“噎屁”！

就在一统帮主惊愕中，不支倒地，杜小帅冲上去举刀就想砍，杨心兰的大叫，可让他诧愣了眼。

杨心兰刚才明明是跟在他旁边，怎么才一会儿工夫就从狭谷奔来，还阻止他杀一统帮主？

这一分神，不料宋一刀接连几刀逼退连连抢攻的洪薇，反身直扑杜小帅，冷不防给他背后狠狠一刀。

杨心兰惊叫一声：“当心……”

宋一刀的刀法实在太快，杜小帅虽然及时来个“幽灵十八扭”，仍被刀锋从肩膀至肋下划出一道尺来长的刀口，顿时血流一些——流出下滴绿血。

洪薇瘪怒交加，狂喝一声，张开屈成鹰爪似的双手，向宋一刀疾扑而去。

杨心兰见到杜小帅捱了一刀，命都不要了，奋不顾身的冲向宋一刀，以防这家伙趁机下毒手。

但宋一刀已无暇杀人，上前扶起赖在地上的（义父），就向数丈外的大圆圈掠去。

一大圆圈的三四百人，见帮主受伤，被宋一刀抢救回来，立即一拥而上，像潮水般涌来。

法禅大师一见对方竟搞起群架，正待发号施令，命各大门派的人发动。就在这时，突见从狭谷奔来八名手提血红色宫灯的官装少女，身后紧随四个分别穿黄、绿、蓝、紫四色劲装的中年，合力抬着一顶血红色宫轿。

只见旷谷中几乎有半数以上的人，大惊小怪道：“血

轿……”

血轿一现，“一统帮”的人顿时吓得东倒西歪，乱七八糟；幸好有几位堂主压阵，指挥所有帮众急向半山的山洞奔去。

哇噻！这个场面有够壮观的，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，标准的：日头赤焰焰，随人顾性命。也！

法禅大师当机立断，登高振臂一呼，各大门派的人便一呼百应，打落水狗去了，唯恐被一统帮主跑掉，那以后就有乐子可逗啦！

可是大家搞不懂，阴阳教道址的那个大山洞，洞口已被石堆砌封住，“一统帮”的好几百人往半山逃，那不是要他们“瓮中捉王八”吗？

不过很快就有了答案，当“一统帮”的人逃到山洞前，立即分向洞口两旁站开。而各大门派的人才追到一半，就见堆砌在洞口的巨石，由里向外推倒，如同山崩地向下滚来。

哎呀我的妈啊！刹时“隆隆”之声大起，势如万马奔腾，排山倒海。

华山派二三十名弟子首当其冲，掉头奔逃都来不及，就被巨石砸死了一大半。

惊呼惨叫中，只听法禅大师以“少林狮子吼”功夫大声喝令：“大家快退！”

那里要等老和尚下令，这时换各大门派的人，早已随人顾性命，掉头朝山下连滚带爬，逃命去啦！

这时杜小帅已毛了心，既不管半山双方攻守的情况，也不甩“血轿”来到了近前，更不顾背上捱了一刀。他象喝醉酒似的，踉踉跄跄冲向杨心兰面前，当胸一把抓住她，毛火得快抓狂了：“兄弟！你为什么……”

但他下面的话还没出口，突觉抓住杨心兰胸前的手，竟觉得好怪，用他呆怔了眼，连要质问什么都给忘了。

而杨心兰急于分辩，根本就没有发觉，瘪急道：“我，我刚才站在那里看你们车拚，突然有个人来到我身旁，不由分说就把我拖了走，出了旷谷，就见‘血轿’停在那里，轿内的人要我赶快去阻止你，不能杀一统帮主……”

杜小帅仍未放开手，瞄了“血轿”一眼，憋心道：“喂！你什么时候那么听人家的话啦？”

杨心兰笑得好苦：“我不能不阻止你呀！因为，因为一统帮主是……”

才想说出原因，却听轿内喝阻道：“住口！”

随即轿帘一掀，走出个娇滴滴的宫装少女。

哇噻！近年来出现江湖，使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“血轿”主人，竟是个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？

这太离谱了吧！杜小帅定神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甚至以为是中枢神经错乱，否则怎么可能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唐诗诗！这算那门子惊喜嘛！

但这失踪多日，跟她母亲唐云萍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女，却爹爹地叫了一声：“帅哥！”

杜小帅登时快笑裂了嘴，一时兴奋过度，情绪激动，只叫出声：“你……”突觉眼前一黑，便昏啦。

唐诗诗及时上前伸手拦腰一把扶夹住他，毫不避嫌地架着他走回轿前。

杨心兰妒火中烧，冲向前却被几名宫装少女挡住，气得她眼睛一个睁得两个大，憋怒道：“你娘咧！你们算什么玩……”

“意”字还没出口，突被人从身后一把抓住后领，笑骂着：“黑皮奶奶！小狗子，这回看你往那里逃？”

杨心兰一听这熟悉的声音，又是叫她的乳名，吓得大吃一惊，急忙转过头一看，这扮成乞丐的中年人，不是她那天才老爹杨小邪是谁？！

这时唐诗诗已将杜小帅扶进轿内，吩咐道：“起轿！”

四名劲服中年立即抬起“血轿”，掉头就走。

杨心兰想冲上去阻止，却被杨小邪抓住不放，斥笑道：“小狗子！也太游子了吧，倒追男人！为了那臭小子，连你老爸都不甩啦？”

这下杨心兰瘪中带窘，衰中之衰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“血轿”，由四名中年抬着，八名官装少女在后随护，飞也似的奔出了旷谷。

她知道这回被老爹逮住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就想向新拜的师父求救，那知回头一看，死定啦！洪薇早已不知去向，大概是去追一统帮主和宋一刀了。

再向半山上看去，哇佳佳！情况真够惨的，简直象两国交兵的浴血混战。

只见各大门派的弟子，在掌门人冷静的指挥下，勇猛地扑向半山。因为堆在洞口的巨石已没有了，该大大的“拚”一番啦。

那知老谋深算，诡计多端的一统帮主，早就算好好的。各大门派的人刚扑近，便见洞内冲出一二百名弓箭手，顿时乱箭满天飞。

惨呼哀叫声中，各大门派弟子纷纷倒地……没中箭的趁机摸鱼，漫山遍野惊乱成一片。

几位掌门人看情况实在太烂了，急忙下令撤退，以免全都摆平在这里。

“一统帮”方面居高临下，占了地形险恶的优势，两次发动阻攻，使各大门派伤亡的人数至少在百人以上。

法禅大师看在眼里是又惊又怒，口里猛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……”心中却是痛苦得可以，恨不得一马当先冲上半山，杀他个天昏地暗。

但他看出眼前的情势，要冲杀上去恐怕有得拚，人家要杀他们却是轻松自在，只须把箭搭上弓弦，用手一拉一放，“嗖”地一声就解决啦！

没想到，还真有些不怕死的。

只见漫山遍野人影蠕动，不顾漫天飞蝗似的乱箭，冒死匍匐前进。

原来这批“敢死队”，正是一个个看起来象臭要饭的乞食弟子。

他们人数众多，足有三百人以上，兵分三路，由丐帮帮主亲率一批弟子居中，几名武功高强的长老，指挥近两百名弟子分为左右两翼，全部采取“低姿态”，同时利用满山乱石作为掩护，使乱箭不易射中。

各大门派的人已奔到旷谷，几位掌门人见丐帮弟子这样子很管用，也立即下令如法泡制。

于是，各大门派的人有样学样，一个个也用爬的，不让丐帮弟子专“爬”于前。

这时半山上的大批弓箭手，却迅速退了山洞里，洞外一个人也不留，不知道他们又在搞啥鬼。

照理说，“一统帮”的人绝不会这样“驴”，应该坚守在洞

外，绝不能让各大门派的人冲上来。退回山洞，那不是让人家来个“水缸里抓乌龟”？

丐帮帮主也是成了精的老江湖，一看这情形，知道有问题了，急忙双手平伸打出手势，示意他的子弟兵停止前进。

但各大门派的人已沉不住气，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会都抓了狂似的，纷纷跳起身向山洞冲杀而去。

就在冲近距离洞口数丈时，突见从洞内连续弹射出无数铁弹，一个就象是，“麻豆文旦”般大小，尚连着一点燃发出火花及“滋滋”声的引线。

丐帮帮主惊叫道：“天寿！大家快退！……”

可惜已经来不及啦！铁弹纷纷爆炸开来，轰轰之声不绝，火光烟硝中，只听惨叫声连连，炸得各大门派的人血肉横飞，支离破碎！

华山掌门邵安虽及时拔身而起，凌空向后倒飞三丈，却被炸掉一条右腿，痛得一头倒栽下来。

丐帮帮主飞身赶到，双手将他接个正着，托抱着急向山下飞奔。

可怜这位华山派掌门，当年义薄云天，为了出面排解一场武林纷争，不惜以利剑自己削断一指左手小指，终使双方看在他的“牺牲”下算了！

江湖上对他的义行，非但没有人笑他短路，反送他个“九指剑客”的美名。

这回被炸断一条右腿，可就成了“独脚罗汉”罗！

其他几位掌门有的挂了彩，有的摔得鼻青脸肿，连少林掌门法禅大师的僧袍，也被炸成了“洞洞装”。

还好老和尚平带练功时没打混，练就一身“金刚护体神

功”，总算皮肉无损，但这已够衰的了。

这时他已顾不得衣不蔽体的糗相了，眼见奔逃退下山的各大门派弟子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活象从烟囱里爬出来的，忙双手合十，口中连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……”

不过他们还不算最衰的。那些“爱现”抢功的弟子，早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没死的也残腿断臂，躺在半山腰惨叫哀号，呻吟不绝。

而洞口里的铁弹，仍在继续不断发射，使得逃下山的人，那敢回头去抢救，只有随人顾性命。

惨烈的场面，真令人不忍卒睹！

实在有够丢脸。今日来蒙蒙谷赴约的，除了九位掌门人，尚包括了各大门派的精英，结果不但对付不了“一统帮”，反被逼得束手无策，又造成惨重伤亡。

“火爆浪子”勾宁这会儿变成“爆米花”，不但原本就破旧不堪的乞丐装，被炸得更加破烂，披挂在身上好象一条条破布，而且从半山滚跌下来，跌得浑身肉包，既狼狈又惨兮兮。

真把他给气昏了，他直奔正在跟几位掌门，急商对策的丐帮帮主面前，大叫道：“帮主，咱们跟那批兔崽子拚了！”

丐帮帮主给他个大白眼，继续向几位掌门瘪声道：“这都怪在下，早些天就带几批弟子赶来，暗中搜查和监视整个山谷，近视到没发现山洞中已有埋伏……”

法禅大师劝道：“寒帮主不必自责，依老衲看，山洞外设伏绝非近日的事，恐怕早已有一批人藏在洞内，而以巨石封住洞口，使人以为里面根本不可能藏人，其实他们在洞内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日啦！”

这时青城派掌门玄真子，微微点了下头，接道：“不错，‘一统帮’处心积虑想以武林盟主自居，一切早有布置和安排，由今日的情况看来，他们是想得快抓狂，先以武功想折服那各大门派，万一不行就用武力，最后才使出这杀手锏，企图将天下武林精英一网打尽，达到他唯我独尊的目的。由此可见，一统帮主这厮，真是阴狠毒辣的老狐狸啊！”

法禅大师沉吟一下道：“他们居高临下，山势险恶，又有火药铁弹，利守不利攻……”

寒竹干笑道：“我看咱们只好守在山下，跟他们泡上了，就不信这批缩头乌龟能躲在洞里，一辈子不出来！”

玄真子附和道：“对！寒帮主这点子不错，咱们就在山下包围，困住那批龟孙，活活饿死他们！”

其他几位掌门都说好，决定先全力抢救回受伤的人，然后集合各派各门的人散布山下，以弧形的阵势，将半山的山洞包围。

这一来，暂时挂出“免战牌”。

半山上毫无动静，山下则趁机抽调出一部份人手，忙着为受伤的人急救。

少林“大还丹”为治伤圣品，天下闻名，幸好法禅大师这回带来不少，救活了不少条命。

但清点下来，伤亡数字仍然很吓人，死的有七八十人，伤的更超过一倍，尤其丐帮弟子死伤的人数最多。

这时已近正午，烈日当空，旷谷里连找个树荫下，遮遮太阳的地方都没有，想找口水解渴，那更是慢慢等吧！

而很多人为了预料到时可能动手，怕吃饱了打不动，连早点都不敢吃，空着肚子就赶来，这会儿可饿了，只好摸出

千粮来啃。

没水喝干啃，愈吃愈渴，那滋味真是有够憋的但无可奈何，只好忍着点吧。

因为刚刚能把命保住，已经很不错啦！

既然决心“耗”，双方就得耗下去了……

好不容易耗到太阳下山，烈日赤滚滚“热刑”总算免除，半山上仍然静悄悄的。

要命哪！天色一黑，旷谷里的气温遽降，简直如同置身冷窖，冻得人直发抖！

幸好今天来的各门各派弟子，功力都不含糊，尚能运动功御寒，否则就要冻成冰棒罗！

就这样忍饥耐渴，热寒交逼，各门各派的好几百人，在山下耗了三天三夜，半山上的人好象死光似的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几位掌门人又召开了一次“高峰会议”，觉得这样耗下去不是生意经，非得把“一统帮”的人逼出洞来。

经过一番密商，终于决定趁天黑摸上半山，来一次突袭。

今夜的月色明亮，大家仍用丐帮上回的老法子，匍匐前进，一直爬上半山，才迅速跳起身掩近洞口。

这回由法禅大师一马当先，只见他掩至洞外，一打手势，便率领紧随在后的几位掌门们向洞里冲。

那和尚他们冒死冲入洞内，竟然没人！

老和尚知道有问题了，急命尚在洞口外的人找来枯枝当火把，摸出火种来点燃。

一二十丈火把照耀下，洞内顿时大放光明，他奶奶的，居然不见一个人影，只留下几座特殊设计的铁弹发射台。

洞内足可容纳好几百人，仔细一看，里面尚有几个深长通道，但已被封死。

大家这可瘁透了心，通道可能长达数里，甚至更深远，直达山外。

难怪丐帮弟子早几日赶来，暗中摸索监视，并未发现“一统帮”在谷内布置活动，原来是利用这几条秘密通道。人家可能早就离开了蒙蒙谷，他们却苦守了三天三夜。真是瘁上加瘁，衰中之衰！

一统帮主手上戴的骷髅戒指剧毒无比，只要被它刺伤，见血封喉，绝无活命。

连杜小帅这“怪胎”，曾服龙血和内丹，百毒不侵，竟也中毒昏迷了三天三夜，可见毒性有多霸道！

当他好不容易醒来时，发现在一个帐篷内，躺在柔软舒适的一大张兽皮上，身上尚盖覆着血红色的毛毡。

小伙子一睁眼，就是身旁侧坐着个宫装少女，似乎很疲倦在打盹，手上还拿着他那件被刀划破的衣服。

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昏迷前的景象，使他直觉的认定这女子是唐诗诗，忙撑身坐起唤道：“诗诗！……”

那女子猛一转身，杜小帅憋住了话，虽然脸上罩了层黑纱，一眼就认出她不是唐诗诗，而是初遇杨心兰那夜，见到被众黑衣蒙面人围攻的“血轿”主人！

小伙子瘁心道：“是你？！”

想起那夜好心好意要出手相助，这女子不但不领情，还怪他多管闲事，简直当他是狗屎，太气人了。

宫装女子却慈祥地笑道：“你醒啦……”

杜小帅截口讪笑：“废话，不然我现在说的是梦话啊！”

毛毡一掀，他可干脆，霍地跳起来就往外走。

宫装女子喝阻道：“站住！”

杜小帅转过身来，两手在腰上一叉，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气：“怎么样？”

宫装女子微怒道：“哼！你胆敢对我如此无礼！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杜小帅根本不甩她，斜着眼：“我管你是谁……噢，对了，唐诗诗在你这里？”

宫装女子微微把头一点，脸上的一丝怒容瞬间消失无踪，笑问道：“你很关心她是不是？”

杜小帅干笑两声，然后想起了重要的事，脸一板：“哼！我要问她，到底在搞什么鬼，竟要小杨阻止我杀那老乌龟！”

宫装女子道：“这不怪她，是我要她赶去阻止的！”

杜小帅差点没吐血：“你？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
宫装女子正色道：“我要阻止你避免可能终身的遗憾！”

杜小帅夸张的狂笑一声：“哈！你看爱说笑！能杀了那王八，不但我要大笑三天三夜，天下武林真是有够爽的啦！我还遗憾个鸟？”

宫装女子轻叹一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教我怎么说呢，虽然目前还无法证实，但我相信很快就会解开这个迷了……你真的叫杜小帅？”

杜小帅巨眼道：“关你屁事！”

宫装女子还是温和地：“这名字是谁替你起的？”

杜小帅想都没想，随口道：“大概是我父母吧……咦，你问这些干嘛？”

官装女子也不管他愿不愿回答，继续追问着：“那你的父母呢？”

杜小帅才刚张口，忽然觉得不对：“我……怪了，你在调查户口呀？我干嘛要告诉你！”

官装女子轻叹一声，不再追问下去，顺手将放在膝上的衣服抛给他道：“缝好了，外面天气凉，快穿上。”

杜小帅伸手接住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身上的衬衣，并不是自己原来穿的，大概又被丝血染了一大片，而且剥破了一条刀口。看情形，这件外衣的血污已清洗干净，由官装女子亲手为他缝补了吧。

潇洒地把外衣往手上一搭，转身就走出了帐篷。

一走出来，才知帐篷是搭在蔽不见日的密林中，这时虽是正午，日正当中，十一月的天气，还真有点冷飕飕的。

小伙子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不敢再玩帅，忙把外衣披上，忽听不远处，传来一阵嬉笑声。

他刚向前走出几步，便见树后闪现出两个轻装中年，双双一抱拳，恭恭敬敬的招呼一声：“公子！”

杜小帅微微点了下头，问道：“唐姑娘呢？”

穿黄色劲装的中年指向嬉笑声处：“在那边！”

杜小帅循声走去，走出数丈，只见八名官装少女手拉手围成一圈，不停地迅速转动。圆圈当中站着的正是唐诗诗，她仍然穿着官装，只是眼睛用黑巾蒙住，玩游戏玩得正开心呐。

小伙子童心大动，上前不由分说拆开两个少女牵着的

手，自己硬插进去，伸出双手牵住两个少女，使圆圈又接起来继续转动。

唐诗诗蒙住眼睛，不知有男生加入，娇声笑道：“我要开始倒数了，十……九……八……七……六……”

圆圈俞转俞快，唐诗诗接着倒数：“五……四……三……二……停！”

八名少女很有默契，当唐诗诗“停”字一出口，使杜小帅刚好停在她面前。

这种游戏是小孩子玩的，蒙住眼睛的人要认定目标，走到其中一人面前，只许用手摸触对方的脸部轮廓，而要说对此人是谁。猜对了就由此人接替她，继续再玩下去，猜错了则须受罚。

唐诗诗走到杜小帅面前，伸出双手，才刚摸到他脸上，突然诧异道：“咦？帅哥，是你啊！”

哇哇哇！这姑娘有够精的，居然骗不过她呢！

杜小帅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她已扯下脸上黑巾，问道：“帅哥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”

八名少女齐声大笑，拍手起哄道：“小姐猜对了，该换公子来啦！”

杜小帅五分钟热度一过，就没跟她们玩这种游戏，一本正经：“诗诗，我有话问你！”一把拖了她就走。

当着八名少女，唐诗诗被他拖着走，窘得满脸通红，娇嗔：“帅哥，你快放手……”

杜小帅那会听她的，把她拖到数丈外，才放开手问道：“诗诗，您怎么跟那女魔头搞在一起了？”

唐诗诗给他个大白眼：“帅哥！你怎么可以叫她老人家

女魔头？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瞄眼：“几个月前，我曾亲眼见她出手杀人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。而且听说她不分黑白两道的人都杀，不是女魔头是什么！”

唐诗诗娇斥：“黑白讲啦！她老人家只杀两种人，一种是‘一统帮’的爪牙，另一种是一心投靠‘一统帮’的武林败类和江湖杂碎！”

杜小帅啧啧有声：“咦，你怎么对她这样清楚？”

唐诗诗郑重其事道：“我当然清楚，她老人家是我师父呀！”

杜小帅眼睛一瞪，愕诧道：“她是你师父？怎么拜的？”

唐诗诗突然眼光闪动，幽幽地道：“我在虞山附近，被‘合堂’堂主丘维仁他们追上，我还以为是娘派他们来追我的，那知这些该死的东西，竟把我抓起来，要把我送给‘一统帮’当作‘见面礼’，幸好‘血轿’突然出现，他们全被打发了，才救下了我……”

杜小帅憋着嘴：“所以你就随随便便拜了师？”

唐诗诗想起那夜逃家的情形，不禁热泪夺眶而出，哭道：“我又没地方可去，她老人家同情我，才收我做弟子，我，我……”说到一半，她已泣不成声了。

杜小帅伸手扶着她两肩，真是又疼又窘：“诗诗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为了救你娘的命，不得不……唉！诗诗，事情跟你看到的不一样啦！”

唐诗诗那里听得进，说破了嘴皮她也当小帅在放风。

杜小帅困窘瘪笑，无可奈何，忽问道：“诗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拜的师父究竟是什么人？”